

语文新课标必读书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GANGTIESHIZENYANGLIANCHENGDE

(苏联) 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陈品浩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语文新课标必读书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GANGTIESHIZENYANGLIANCHENGDE

(苏联) 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陈品浩 译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陈品浩译.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2008.4第2版)

ISBN 978-7-212-02535-9

I. 钢… II. ①奥…②陈… III. 长篇小说—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31371号

责任编辑:李 莉

封面设计:泽 海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陈品浩 译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1118号出版传媒
广场8楼

邮 编:230071

发 行 部:0551-3533258 3533268 3533292(传真)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张:12.5 字数:300千

版 次:2008年4月第2版 2010年6月第4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02535-9

定 价:13.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Gangtieshizenyang
lian Chengde*

MULTI
目录

上篇 /1

下篇 /181

上 篇

一

“复活节前到我家补考的学生，都站起来！”

一个皮肤松弛、全身虚胖、穿着法袍、脖颈上挂着一只分量不轻的十字架的神甫，疾言厉色地对全体学生说。

六个学生，其中两个女生、四个男生立即从课桌后立了起来。神甫的那双小眼睛透着凶光，好像要把他们一个个刺穿似的。学生们惊惶不安地望着穿着法袍的瓦西里神甫。

“你们俩坐下。”神甫向两个女生挥了挥手。

两个女生松了一口气，立即坐下。

瓦西里神甫的那双小眼睛牢牢地盯着四个男生。

“你们这几个家伙，过来！”

神甫站起来，推开座椅，走到紧紧靠在一起的四个男生面前。

“你们这几个小流氓，哪个会吸烟？”

四个男生小心翼翼地答道：“神甫，我们都不会吸烟。”

神甫的脸因生气而涨得通红。

“小赖皮，你们不会吸烟，那我家面团里的烟末是谁撒进去的？你们说你们都不会吸烟，那么，咱们马上来查一查！你们立刻把口袋翻出来，快！听到了没有？快点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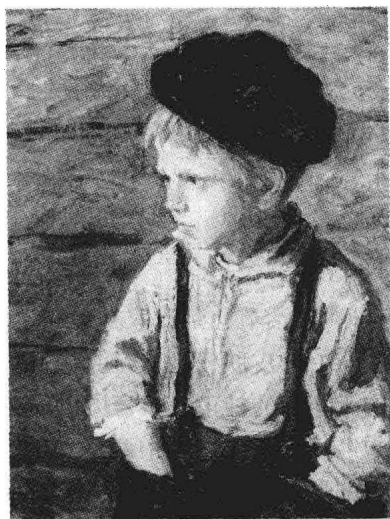
三个男生把他们口袋里的东西全掏出来，放在课桌上。神甫仔细地察看口袋缝，想找到一点残留的烟末，结果一无所获，他便转向第四个男生。这个男生有着一双黑眼睛，穿着破旧的灰衬衣和蓝裤子，裤子的膝盖处都打着补丁。

“你是个木头人，怎么不翻口袋？”

这个长着黑眼睛的男生压抑着心中强烈的愤恨，低沉地对神甫说：

“我衣服上没有口袋。”他边说边用双手摸着缝合过的口袋。

“哼，你以为你没有口袋，我就猜不出是哪个坏家伙把我过复活节用的面团糟蹋了吗？你想你这次还想赖在学校吗？小流氓，这次决不让你讨到便宜了。上一回，你妈妈来学校苦苦哀求，才让你赖在学校，这一次没用了。你马上给我滚出去！”神甫说完后就恶狠狠地揪住这名男生的耳朵，用力把他推到教室外的走廊上，而后关上了门。



不听话的沃夫卡 / 普拉斯托夫

教室里静悄悄的，学生们个个惊恐万状，耷拉着脑袋。大家都不明白神甫为什么要把保尔·柯察金赶出学校。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知道内情。复活节前，他们六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到神甫家补考，等候时，他看见在厨房里保尔偷偷地把一撮烟末撒在过复活节用的面团上。

被赶出教室的保尔坐在校门口最低一层的台阶上。他心想，母亲在税务官家当厨娘，一天辛辛苦苦，从早忙到晚，还要为他操心，这样回家，如何面对她呢？保尔想到这里，泪水直流，噎住了喉咙。

“我怎么向母亲交代呢？都怪这个可恶的神甫。我当时怎么会想到给面团里撒烟末呢？对了，这都是谢廖沙出的馊点子。他撺掇我：‘咱们给这个老家伙加一撮烟末。’我们干了，如今，谢廖沙倒没事，我却要被开除了。”

保尔对瓦西里神甫早就恨得咬牙切齿。一次，因为同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老师惩罚他，不准他回家吃饭；但又害怕他一个人在教室胡叫乱喊，就把他送到高年级教室，让他坐在最后一排。

给高年级上课的老师穿着一件黑上衣，显得瘦瘦的。他正在讲关于宇宙的知识。他说，地球已经存在几百万年了，天空中的那些星星

跟地球相差无几。这些知识足以让保尔惊奇得张大了嘴，几乎要站起来问老师“圣经上可不是这样说的”，可终究因为害怕再受罚，才没敢吱声。

保尔的圣经课学得很好，神甫总给他打高分。新约、旧约以及所有祷告用词，他全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上帝哪一天造了什么，他记得清清楚楚。保尔决定要问问教圣经的瓦西里神甫。那天，上圣经课，神甫刚坐下，保尔就把手举得高高的。神甫问他有什么问题，保尔就站起来说：

“神甫，我听高年级老师讲课时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可圣经上却说只有五千……”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神甫刺耳的吼叫声所打断：

“混账小子，你胡言乱语什么？你是怎么上圣经课的？”

保尔还没来得及申辩，神甫就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不断地朝墙上撞。不一会儿，保尔就头疼脑晕、眼冒金花。接着，神甫又把吓得神魂颠倒的保尔推到走廊上。

保尔回家后被母亲狠狠地收拾了一顿。

次日，母亲到学校哀求瓦西里神甫原谅保尔，让他继续上学。从此，保尔就恨神甫，也怕神甫。保尔从来不会去饶恕无缘无故欺侮他的人，他当然也不会忘记那次遭受神甫的冤枉和毒打，他把仇恨深深埋在心中。

自从那次事情发生后，神甫几次三番借故处罚保尔，有时为了一丁点儿小事把他赶出教室，有时一连几个礼拜每天罚他立壁角，却从来不关心他的功课，以至于保尔不得不在复活节前与几个不及格的同学到神甫家去补考。就在神甫的厨房里，保尔把烟末撒在了面团上。

虽然这件事做得很隐秘，可神甫一猜便知是谁干的。

……下课后，同学们纷纷来到院子里，围在保尔身边。保尔愁眉苦脸，低头不语。谢廖沙却没有过来，他觉得愧对保尔，又没有法子来帮助他的伙伴。

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从教师办公室的窗口探出头来，他那低音很重的声音着实把保尔吓了一跳。他喊道：



在田野上 / 特卡乔夫兄弟

“让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

保尔只得朝教师办公室走去，心里怦怦乱跳。

车站餐馆的老板已过不惑之年，脸色刷白，目光呆滞。他扫了一眼立在旁边的保尔，问：

“几岁了？”

“12岁。”保尔的母亲答道。

“嗯，就让他在这儿干吧！工资每月8个卢布，干活时管饭，上一天一夜班，休息一天一夜。千万要记住，不能偷店里的东西。”

“哪能呢，他不会的，他绝对不会偷东西的，这我可以保证。”母亲急忙答应。

“那今天就上班吧！”老板说，并转身对站在柜台后的女招待说，“济娜，把这个小伙计带到洗碗间去，让弗罗霞给他安排活，顶替格里什卡。”

济娜放下切火腿的刀子，朝保尔点头示意，而后穿过餐厅，向洗

碗间那扇门走去。保尔跟在她后面。母亲也急忙赶上去，轻声叮嘱保尔：

“保夫鲁沙，你可得好好干，别丢脸！”

她忧伤地看着儿子进去后，才转身朝大门走去。

忙碌的洗碗间里，桌子上堆满了盘子、碟子、叉子，几个女工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擦拭餐具。

一个比保尔大一点、长着一头乱糟糟红发的男孩，在两只大茶炉前忙碌着。

洗餐具的大木盆里盛着开水，屋子里弥漫着水汽。刚进来的保尔看不清人的脸，他茫然地站着，不知所措。

济娜走到一个正在洗餐具的女工面前，拍拍她的肩膀说：

“弗罗霞，那个新来的小伙计是顶替格里什卡的，你给他派活吧。”

女招待又指着弗罗霞对保尔说：

“她是这儿的领班，你听她的安排。”说毕，转身朝餐厅走去。

“知道了。”保尔轻声应道，而后看着站在他面前的弗罗霞，等待她的吩咐。弗罗霞擦着头上的汗，把保尔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心里盘算着该给他派些什么活。她把松下来的袖子卷了起来，用非常悦耳又显得亲切的话语说：

“小兄弟，你的活倒简单，早上把锅里的水烧开，整天都不能断。烧锅的柴要自己劈。另外，那两只大茶炉也要你经管。再有，在我们忙不过来时，也得来帮忙擦擦餐具，倒倒泔水。小兄弟，活可不少，你得出几身汗。”她说的是科斯特罗姆方言，老把重音放在“A”上。她的口音以及她那张红润的脸庞和小巧的翘鼻子，让保尔心里感到一丝欢快。

“看起来这位大婶心地挺好。”保尔心里想，而后鼓起勇气问弗罗霞：

“大婶，我现在干些啥活？”

他的话刚出口，便引起了女工们的哄堂大笑，笑声把他的声音都盖住了。保尔不知所措。

“哈哈……弗罗霞凭空得了个侄儿……”

“哈哈！……”弗罗霞也大笑不止。

洗碗间里充满水蒸气，保尔无法看清弗罗霞的脸，其实她才 18 岁。

保尔觉得不好意思，转身问那个男孩：

“我现在该干啥？”

男孩调皮地说：

“你还是去问你的大婶，她会给你安排的，我只是临时来帮忙的。”说完，转身走进厨房间。

“来吧，帮我擦叉子，”一位年龄大一些的女工对保尔说，“有什么好笑的！这孩子说的话有什么值得笑的？给你，拿好，”她把一条毛巾递给保尔，“用嘴咬住毛巾的一头，那头用手拉紧，把叉齿来回在毛巾上擦，要擦得干干净净、明亮光洁。这可是一件要紧的工作，要认真去做。来吃饭的老爷们总要把叉子看了又看，如果发现叉子不干净，咱们就有麻烦了。女老板立刻会炒你的鱿鱼。”

“还有个女老板？”保尔问，“雇我那个男人不就是老板吗？”

那个女工笑了笑说：

“孩子，那个老板只是个样子货，拿不了事，什么事都是他老婆说了算。今天女老板不在，过几天你就明白了。”

洗碗间的门开了，三个堂倌分别端着一大摞用过的餐具走进来。其中有个肩宽、眼斜、长着一副国字脸的堂倌嚷道：

“加快干活，12 点的火车马上进站了，别磨磨蹭蹭了。”

他瞅见了保尔，问道：

“这是谁？”

“刚来的。”弗罗霞答道。

“噢，新来的，好。”他用一只手用劲按在保尔的肩膀上，把保尔推到大茶炉前，说，“你得把这两只大茶炉烧好，什么时候都不能断了开水。你看你看，现在一只茶炉的火灭了，另一只也快没火了。今天姑且饶你一次，明天再这样就扇你耳光，听到了吗？”

保尔一声不吭，立即烧起了茶炉。

保尔的童工生活从此开始了。第一天干活，他真卖力气。他明白，这里同家里完全不同，在家里他可以耍赖不听母亲的，在这儿可使不得。那个斜眼不是说过，不听话就得吃耳光。

保尔脱下那只破靴子，套在炉筒上，往里面鼓风，大肚子茶炉的火立即旺起来了，这种茶炉一次能装四大桶水。他一会儿提着泔水桶，快步跑出去倒脏水，一会儿给烧水锅添木柴，而后又把湿毛巾搭在茶炉边上烘干。他什么活都干，一直到深夜。这时，保尔才筋疲力尽地走到下面的厨房去。一个上了年纪、名叫阿尼西娅的女工，看着保尔出去后说：

“看这孩子发了疯似的，干起活来不知累。肯定是家里穷得没法子，才到这种地方来的。”

“是啊，真是个好小伙，”弗罗霞说，“干活挺自觉的。”

“过几天干累了，就不会这样干了，”卢莎有不同看法，“开始干都很卖力……”

保尔一刻不停地干了个通宵，全身累得散了架似的。早上7点钟，才有一个男孩来接他的班，这个男孩胖乎乎的，一张圆脸上长着一双绿豆眼。

这个男孩一看，茶炉的水开着，一切都弄得妥妥帖帖，便双手插在口袋里，从牙缝中挤出一口唾沫，斜着那对绿豆眼，傲慢地看着保尔，而后用命令的口吻说：

“嗨，你这个傻瓜，明天早上6点整来接班。”

“为什么是6点？”保尔问，“规定不是7点钟接班吗？”

“谁想7点来，谁就7点来好了，可你得6点来。要是你不乐意，我就让你的脑袋马上长个大包。你小子也不想想，刚来就想摆什么臭架子。”



洗衣妇 / 阿尔希波夫

刚下班的那些女工们饶有兴趣地听着这两个孩子的对话。那个男孩的蛮横无理和傲慢着实使保尔生气。他向那个男孩走近一步，原本想好好教训他一下，后来一想刚上工第一天就因打架被开除不合适，就忍住了。他板着脸对那个男孩说：

“你把眼睛放亮点，不要来这一套，自找苦吃。我明天就7点来接班，怎么着？你想打架，好啊，我奉陪。不信，那就来试试。”

那男孩向茶炉边退了一步，惊讶地看着满脸怒色的保尔。他没有料到会碰上一个强硬的对手，不好下台阶。

“那好，咱们走着瞧吧！”他低声咕哝着。

上工第一天平安无事。回家的路上，保尔觉得用自己的劳动换来了休息，心里感到十分轻松、踏实。现在他不吃闲饭了，他工作了。

火红的太阳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慢吞吞地爬上来，保尔家的小房子就在不远处。走过律师列辛斯基家的花园，就到家了。

“妈妈可能刚起床，我却下工回家，”保尔边走边想，口里吹着口哨，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看来学校开除我倒不一定是坏事，如果留在学校，神甫那坏家伙会不断地找我麻烦的。现在我真想当面啐他一口。”保尔正想着，就走到了家门口。推开院门时，又想起那个来接班的黄毛小子，“一定要对准他的胖脸猛揍一顿，对，一定得揍，叫他尝尝我拳头的厉害”。

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水做饭，看见儿子回来，急忙问：

“干得怎么样？”

“挺好的。”保尔答道。

母亲好像有话要对他说，可还没有说他就明白了。从开着的窗户中，他看到阿尔青哥哥宽阔的脊背。

“阿尔青哥哥回来了？”他显得有些忐忑不安。

“昨天回来的，这次不走了，就在机车库干活。”

保尔慢吞吞地开门进房。

高大魁梧的阿尔青背对着保尔坐在桌子边。他转过头来看看弟弟，两道严厉的目光从又黑又浓的双眉下射向保尔。

“嗨，撒烟末的勇士回来了？行啊，你干得真不赖！”

保尔料到，哥哥回来后的这次谈话，肯定对他不利。

“阿尔青全知道了。”保尔心里嘀咕，“这回不是挨骂就是挨揍。”

保尔一直怕阿尔青哥哥。

可是，阿尔青却没有收拾他的意思。他双手撑着桌子，坐在凳子上，用一双既像讽刺又似蔑视的眼光直盯着保尔。

“看来你大学都读完了，所有功课都学到手了，现在该去擦洗餐具了！”阿尔青说。

保尔低头看着一块裂开的地板，不停地打量那颗冒出来的钉帽。这时，阿尔青从桌子边站起来，走到厨房间去了。

“估计这次不会挨揍了。”保尔放心了。

喝茶时，阿尔青心平气和地详细询问了保尔在学校发生的事情。

保尔从头至尾叙述了一遍。

“你这样不争气，以后该怎么办？”母亲忧虑地说。“唉！我毫无办法！他这副样子不知像谁？上帝啊，对他真是操不完的心。”母亲絮絮叨叨地诉着苦。

阿尔青把空茶杯推在一边，对保尔说：

“就这样吧，老弟。以前的事就让它过去好了，从今往后你得往好里学，干活要努力，该你做的事都要做好。你要是被老板再开除，我决不饶你。你记住了吗？妈妈为你操碎了心。你这个鬼家伙，到哪儿都惹是生非，现在该收场了。你先干上一年，而后我求人让你到机车库去当学徒，擦盘子、叉子能有啥出息，还是正经去学一门手艺。如今你还小，等一年后我去找找人，也许人家会收你当徒弟。我已调到这儿来上班，往后就在这儿干活。今后也不要再让妈妈去打工了，不能再让她卑躬屈膝去伺候那些混蛋了。保尔，你可得长点志气，争争气，做个堂堂的男子汉。”

他立起身后，把搭在椅背上的外衣穿在高大魁梧的身上，而后朝母亲说：

“我去办点事，得要个把小时。”说完话，一弯腰，走出房门。经过院子窗户时，阿尔青说：

“我给你带来一双靴子、一把小刀，让妈妈拿给你。”

车站餐馆全天都营业，昼夜不停。

这是个铁路中心站，有五条铁路在这里交会。车站上到处都是喧闹的人群，只有到了夜里，在两班火车间隔的时候，才能清静上两三个小时。成百趟军列通过这个车站，从四面八方开来，又驶向前线；或从前线开来，再奔向全国各地。从各地开到前线去的一趟趟军列，车厢里全都是穿着灰色军大衣的新兵；从前线驶向四面八方的都是些断胳膊缺腿的伤残士兵。

保尔在车站餐馆辛辛苦苦地打了两年工。这两年里，他看到的只有洗碗间和厨房。厨房设在地下室，有 20 多个工人在那里不停地工作。10 个堂倌来回奔波于厨房与餐厅之间。

保尔的工资已经升到 10 个卢布。打了两年工，保尔长高了，身板也壮实了。这两年里，他吃了不少苦，经历了不少磨难。在厨房里当过一段时间小工，被煤烟熏了半年，后来又被调回到洗碗间。那个有些背景的厨师长不喜欢这个性格倔强的孩子，几次三番扇他耳光。厨师长怕保尔会突然捅他一刀子，才把他又撵回洗碗间。如果不是干活卖力气，老板早把他炒了。保尔干的活比谁都多，他似乎从来不知道累。

在餐馆生意最忙的时候，保尔端着盘子，穿梭在餐厅、厨房间，一步能跨四五个台阶；他一会儿下厨房，一会儿又从厨房跑到餐厅。

到了夜里，当两间餐厅停止喧嚣时，这些堂倌就聚集在厨房边的储藏室里开赌了。他们一般玩“二十一点”或“九点”。保尔常看到赌桌上有一大堆钞票。这些堂倌挺有钱，保尔对此一点也不奇怪。他们当班一天一夜就能得到三四十个卢布的小费。顾客付小费一般是一卢布或半卢布。他们有了外快不是去喝酒就聚众赌博。对这种现象，保尔又讨厌又憎恨。

“这帮该死的畜生！”他想，“像阿尔青这样的高级钳工，一个月才挣 48 卢布，我才拿 10 个卢布，可凭什么他们一天就能捞到这么多钱？他们不过是端盘子而已，而且有了钱下班就穷赌滥喝。”

保尔把这些人同对老板一样看待，都是他的仇敌。“这些下流坏子在这儿低声下气地服侍老爷，可他们的老婆孩子都住在城里像有钱人

一样过着好日子。”

这些人常把穿着中学生制服的儿子带来，有时也把吃得脑满肠肥的老婆领来。保尔想：“他们的钱也许比所服侍的顾客还要多。”他对晚上在厨房角落和储藏室里所发生的事情也不感到惊讶。保尔知道，这里的洗碗女工或者女招待，不得不以几个卢布的价格把肉体出卖给餐馆里每一个有背景有权势的人，否则她们是待不下去的。

保尔观察到了社会的深层，看到了底层的黑暗。他追求新事物，渴望新生活；可向他扑来的却是一股腐朽的臭味和泥坑里发出的霉气。

阿尔青想把弟弟弄到机车库当学徒的打算没有能实现，机车库不收 15 岁以下的童工。保尔一心一意想离开餐馆，摆脱那个环境。机车库那座熏得黑黑的石头大房子已经把他的心牢牢地勾住了。

他常常到车库去找哥哥，跟着阿尔青检查车辆，尽量想帮他做点事。弗罗霞离开了餐馆后，保尔更觉得郁闷了。

这个活泼快乐、笑口常开的姑娘走后，保尔才发现同她之间的友谊多么深厚可贵。如今，他每天早晨走进洗碗间就听到女工们的吵闹叫骂声，这些女工是从难民中招来的。他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空虚与寂寞。

夜间休息时，保尔蹲在炉门前不断地往里添木柴；他眯着眼睛看着炉门里的火苗。炉火使他感到暖洋洋的，全身舒坦。洗碗间里除此之外空无一人。

他不知不觉地想到了弗罗霞，回忆起前不久发生的事。当时的场景又清晰地出现在他眼前。

那天是周末。夜间休息时，保尔走下楼梯到厨房间。在楼梯拐弯处，他忽然好奇地爬上柴堆想看看储藏室里的那些赌徒。

那里赌战正酣，扎利瓦诺夫当庄家，兴奋得满脸通红。

楼梯上有响声，保尔回头一看，是堂倌普罗霍尔走下来。保尔便藏在楼梯下面，让他走过去。楼梯下很黑，普罗霍尔看不见保尔。

普罗霍尔转弯朝下走，保尔看见了他肥大的脑袋和宽厚的肩膀。

这时，又有人从上面轻快地走下来，保尔听到熟悉的声音：

“普罗霍尔，请等等。”

普罗霍尔立定了，扭头向上面看了看。

“啥事？”他嘴里嘟囔着。

那人沿着楼梯走了下来，保尔知道是弗罗霞。

她拉住堂倌的衣袖，压低嗓子吞吞吐吐地说道：

“普罗霍尔，中尉给你的钱呢？”

普罗霍尔用力挣脱胳膊，凶巴巴地说：

“什么钱不钱的，难道我没有给你？”

“但是，他付给了你 300 卢布啊！”弗罗霞控制不了情绪，带着哭声说。

“什么，什么？300 卢布？”普罗霍尔带着讥笑的口吻说，“怎么了，你想全部要走？尊敬的夫人，一个洗盘子的女工，值不值这些钱？我说，付给你 50 卢布就算对得起你了。你不想想，你的运气有多好！你看那些比你干净，又有教养的贵妇人还挣不了这些钱呢！给人睡了一个晚上就挣了整整 50 个卢布，你还不谢天谢地！再到哪儿去找这样的傻瓜。得了，我再给你加上一二十个卢布，这事就算了。以后你只要眼睛放亮点，还可以多多挣钱，我会给你介绍生意的。”普罗霍尔说完，拧身到厨房去了。

“你是个流氓，混蛋！”弗罗霞追上两步骂道，而后靠在柴堆上放声大哭。

保尔立在楼梯下面的黑暗处，听到了这些对话，又见弗罗霞气得浑身战栗，他当时的心情难以名状。保尔始终没有吱声，只是紧紧地抓住楼梯的铁栏杆，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清晰又难以驱赶的念头：

“这该死的流氓把她骗了。唉，弗罗霞，弗罗霞……”

保尔对普罗霍尔恨之入骨，这周围的一切让他憎恶痛恨。“唉，我如果有足够的力气，一定会揍死这个下流坯子！我如何才能长得像阿尔青那样健壮呢？”

炉膛里火光忽亮忽暗，火苗跳动着，有时卷起一股蓝色的长火舌；保尔感到好像一个人在向他吐舌头，发出讥讽和嘲笑的声音。

洗碗间里寂静无声，只有炉膛里时而发出的爆裂声和水龙头有节奏的滴水声。